

目 录

- 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快板书）（ 1 ）
- 怒捣大成殿（快板书）（ 11 ）
- 洪秀全砸孔牌（快板书）（ 20 ）
- 孔丘其名（相声）（ 28 ）
-

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快板书）

黄连城 彤 轩

说的是两千五百多年前，
奴隶制社会临末年，
旧世界风雨飘摇天下乱，
如同那夕阳快落山。
奴隶们纷纷暴动揭竿起，
革命的烽火冲九天。
有一位起义的领袖柳下跖，
率领着弟兄八九千，
他们专杀贵族奴隶主，
捣毁祠堂和宅院，
横扫官兵如卷席，
攻无不克威名传！
这一天，柳下跖带领弟兄在操练，
练兵场旌旗招展锣鼓喧，
正当中，一根巨柱顶天立，
有一面火红的战旗挂上边。
老大的“跖”字旗上绣，
群山映衬好壮观。
这面旗，唤醒了奴隶齐造反，

象夜里的火把照亮天，
四处百姓纷纷来投奔，
似涓涓细水汇入大海起狂澜。
这面旗，所向披靡无阻挡，
奴隶主听见“跖”字心发寒，
红旗指处大小贵族忙逃命，
就好象热锅上的蚂蚁找缝钻。
红旗下，奴隶们龙腾虎跃把兵练，
一个个扬眉吐气尽开颜。
看这边刀飞剑舞练对打，
看那边烟尘滚滚正攻坚。
柳下跖手挥宝剑做示范，
还把那造反的道理来宣传。
好一位杰出的领袖、智勇双全的指挥员。
山寨里柳下跖率领众兵士习武艺，
忽然间山脚下有辆马车到跟前，
车上头坐着人两个，
一老一少谈得欢。
这老的细长脖子扁脑袋，
那少的一双鼠眼滴溜溜转。
原来是孔丘来劝降，
带着得意门生叫颜渊。
孔丘说：“盗跖聚众来造反，
真好比小浪未平大浪掀，
这样一闹可不得了，

周朝的天下难保全。”

颜渊道：“可不是，这几天，
我看您吃不下睡不安，
提心吊胆度日难，
照这样，咱们的学堂都没法办啦，
谁来给您送肉干？”

孔丘越思越想越气恼，
吹胡子瞪眼咬牙关：

“他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
定把他除掉才心甘！

诸侯们几次出兵去平乱，
哪成想是飞蛾扑火不回还。

看来是不能动硬须来软，
这差事，唯我孔丘能承担。

今天我亲自出马把他劝，
腹有良谋巧周旋。

这回要是办成功，
既能发财又可升高官……”

孔丘这里洋洋得意做美梦，
忽听山上杀声传，

吓得他心惊肉跳难坐立，
从车上叽哩骨碌往下翻：

“徒弟呀，
是不是盗跖来抓我，
看样子咱俩小命要玩完。”

颜渊说：“老师啊，
那是他们在练兵，
莫非您让盗跖吓破了胆？”
孔丘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
伙同颜渊鬼鬼祟祟来到山寨前。
柳下跖操练已毕回帐中，
早有兵士把信传，
说门外有个老头子，
死乞白赖地要求见。
柳下跖问罢名和姓，
万丈怒火胸中燃：
此人就是鲁国那个“巧伪人”
同咱奴隶不共戴天。
他拚命维护旧制度，
四处游说摇唇鼓舌把阴风煽，
双手沾满奴隶的血，
一心发财做高官。
今天他来得真凑巧，
咱们弟兄狠批孔老二，
激战之前做个动员。

（白）“把那老家伙带进来！”

奴隶们同仇敌忾两边立，
孔老二哆哆嗦嗦到了堂前。
但只见，一个彪形大汉案头坐，
熊腰虎背如泰山，

两道浓眉赛利剑，
一双大眼铜铃般，
银色的斗篷披身后，
金钱豹皮围在腰间，
青龙宝剑握在手，
气吞山河好巍然。
孔老二这么一看不要紧，
顿时间脸色煞白、浑身冒汗、两腿发软都要瘫了。
孔老二心里不住地直叨念：
“要克己复礼，克己……克己……”
这才象吃了颗定神丸。
他心想柳下跖这人真厉害，
果然威名不虚传哪，
我要是犯到他手里，
他杀我不比踩死个蚂蚁还简单。
今天我把他来诱降，
须花言巧语将他骗，
我如此如此这么办，
他准能上我的钓鱼竿。
孔老二恭恭敬敬行了个礼，
满脸堆笑把话谈：
“大王啊，
您生得眉清目又秀，
世上绝无仅有一美男，
您天资聪明智无比，

论学问尧舜得排在您后边，
您勇猛果敢能征战，
天底下谁敢与您来周旋……”

孔老二说得口翻白沫正起劲，
柳下跖大喝一声发冲冠：

“孔老二！”

“啊……啊……”

鄙人姓孔名丘字仲尼，
您这样称呼俺……”

“怎么的？”

“您这样称呼……俺心里挺舒坦！”

“孔老二，你想干啥痛快点讲，
休要罗哩罗嗦讨人嫌！”

“是！”

我是说，人间的美德您都具备，
却为何落草为盗自寻烦，

只要您肯听我的话，

国君面前我多美言，

保险您，官封诸侯人人敬，

大城百里田园宽，

娇妻美妾任您选，

荣华富贵到老年。”

柳下跖闻听哈哈笑，

这笑声如同虎啸震山川：

“孔老二，快收起你那套鬼把戏，

你的来意我早看穿，
黄鼠狼给鸡来拜年，
肚里装的是黑心肝。
人背后，你造谣中伤下毒手，
当人面，你满口蜜语和甜言。
平日你口称盗跖把我骂，
为什么来请强盗去做官？
分明是设下金钩钓鱼计，
妄图诱我上贼船。
奴隶们造反不为高官和厚禄，
为的是夺过贵族的霸主鞭。
想让我放下武器当顺民，
势比登天还要难！”
孔老二听了这番话，
从头凉到脚趾尖，
眼见得阴谋诡计被识破，
只好把“三皇五帝”的王牌搬：
“大王啊，
周公之礼本是天经和地义，
商汤文武德高望重是圣贤，
常言道，‘孝悌’二字是根本，
仁义忠恕最为先，
不合周礼的不听不说不做也不看，
普天下方能归仁焉。”
孔老二声嘶力竭卖黑货，

直说得嗓子眼里冒青烟。
奴隶们越听越来气，
一个个眼珠瞪得溜溜圆。
柳下跖手握宝剑拍案起，
那声音好似惊雷响耳边：
“孔老二，住口！
你这个奴隶主的辩护士，
胡言乱语售其奸。
周公是你的祖师爷，
依我看他是一堆狗屎不值钱。
说什么周礼是天经和地义，
却为何你到处碰壁落脚难！
说什么仁义和道德，
周礼下，奴隶的白骨堆成山。
说什么克制自己复周礼，
分明是要奴隶永在火海受熬煎。
说什么‘忠恕’和‘孝悌’，
你妄想用这套枷锁把我拴。
奴隶们决不受你骗，
一反到底斗志坚！”
孔老二张口结舌要申辩，
柳下跖一把揪住他的衣衫，
横眉倒竖凝仇恨，
两眼呼呼喷火焰：
“孔老二，

你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
你这个处处碰壁人人喊打的丧家犬，
你这个倒行逆施的复辟狂，
你这个欺世惑众的假圣贤，
你不劳而获求富贵，
你不择手段觅高官，
你瞒天过海充君子，
你沽名钓誉搞伪善，
你才是名副其实的狗强盗，
反把这强盗的帽子给我安，
奴隶们定要审判你，
把你彻底埋葬在深渊。
你睁开狗眼看一看，
我们的力量大无边，
奴隶是天下主人公，
要扭转乾坤换河山！”
众兵士满腔仇恨难抑制，
口呼杀声冲上前。
孔老二连连磕头喊饶命，
柳下跖大喝：“快滚蛋！”
众兵士把他轰出大门外，
孔老二晕头转向，骨头架子散了一滩，
颜渊忙把他拖上车，
落荒而逃一溜烟。
山寨中，奴隶们摩拳又擦掌，

挥刀舞棒志更坚。
号角响，同心干，
旌旗奋，卷巨澜，
被压迫奴隶求解放，
要荡尽妖魔换人间。
这就是，柳下跖痛骂孔老二，
英雄事迹万古传。

怒搗大成殿 (快板书)

浦雨田 兰 光

说的是四百多年前，
明朝正德第六年。
统治者残酷压榨老百姓，
农民起义造了反。
神州大地烽烟起，
有一支起义的队伍奔尼山。
呼啦啦，火红的帅旗迎风抖，
光闪闪，斗大的刘字镶上边，
齐刷刷，千人骑兵浩浩荡荡，
雄赳赳，两员战将冲在前。
前边是起义领袖排行老六叫刘宠，
英姿豪爽多威严，
浓眉宽额络腮胡，
身材魁梧膀大腰圆，
骑着一匹枣红马，
明晃晃，红绸大刀背后边。
后边是他的七弟叫刘宸，
人称神箭手，威名百里传。
他二人带领队伍前边走，

刘七转过脸来开了言：

“六哥，听说那孔府比官府还要坏，
剥削百姓最凶残！”

刘宠说：“对，小弟说的是实情，
衍圣公叫孔斋，就是当今的东霸天！

他们是满口仁义和道德，

实则是横行霸道罪滔天。

咱今天打进曲阜捣孔庙，

要把那吃人的孔府给推翻！”

起义军威风凛凛正前进，

突然间有几个农民跑下了山。

走到跟前心激动，

一个个流着眼泪把话谈：

俺们是孔府的穷佃户，

给知县孔斋种庄田，

孔斋是狼心狗肺的活阎王，

杀害俺穷人不眨眼，

孔府的肥狗吃猪肉，

俺穷人吃不上糠秕和菜团。

老话说：天上星星数不尽，

孔府庄田查不完。

孔斋他夺俺们地，害俺们命，

逼得俺家破人亡苦难言。

乡亲们盼望大帅打进去，

替俺们穷人报仇冤。

弟兄们听了这番话，
个个都摩拳擦掌眼瞪圆，
摸摸枪，拍拍刀，
盼大帅快些把令传，
刘宠听了这番话，
如同烈火把油添：
“贼孔斋，真可恶，
逮住你交给穷人来审判！”
“好！弟兄们，快上马，
拿下曲阜，一定要在晌午前！”
众弟兄抖动缰绳催战马，
飞快的来到曲阜县。
看城外，旌旗遍野，人喊马叫，
不多时，进攻的阵势已摆完。
有的人砍来树干扎云梯，
弟兄们正把爬城的本领练。
起义军击鼓鸣锣要开战，
突然间一面白旗摇摇晃晃插到城上边。
又听得嗖的一声响，
叭，一支箭书落阵前。
刘七他来了个海底捞月拾起信，
从头至尾往下念：

（白）刘大帅麾下钧鉴：

英雄起于草莽，大帅威名久仰。然
鄙县与足下远日无怨，近日无仇，

不知何故兴动干戈，屯兵城下？圣人云：“礼之用，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戒斗，斗则两败俱伤。中庸之道，乃万古不变之至理也。鄙县深知贵军素为仁义之师，愿献钱粮酒肉以助军饷，三日以内全数办到，决不食言！

孔斋谨拜。

刘七念完这封信，

不由心中怒火燃：

“六哥呀，孔斋这个老狐狸，
他这是施展奸计把咱骗！”

刘宠听罢把头点，

从革囊里掏的信一篇。

刘七急忙接过来，

展开书信仔细看：

（白）童大人亲启：

近闻霸州盗匪刘六、刘七扰犯府境，不胜忧虑。刘六之辈，斗筭之徒也，啸聚为贼，四处剽掠。圣人云：“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犯上作乱者，诛。”流贼猖獗如是，皆各州县之剿杀不力也！曲阜圣地，岂容滋扰？故望大人火速发兵剿灭此匪。切盼，切盼！ 弟斋顿首

刘七他看罢书信气炸肺，
刘宠他握紧铁拳开了言：
“弟兄们，孔斋他一笔写的两封信，
罪恶阴谋在里边，
一封信甜言蜜语把人骗，
一封信杀气腾腾多凶残！
两封书信一对比，
看透了孔斋的黑心肝。”
刘七他咔嚓撕了这两封信，
急回身抽出一支雕翎箭，
嗖的一下射出去，
嘣的一声城上的白旗飞上天！
这时候起义军攻城的怒火难压下，
咚咚咚，进军的战鼓震山川。
苦难的农民心欢喜，
四面八方来助战。
砸铁锁，开城门，
里应外合，把起义的大军来支援，
造反的洪流多汹涌，
要把那千年的孔府来冲翻！
台阶前，大石狮子被掀倒，
黑门旁，“文章道德”的金字铜牌被踩弯，
孔府的私牢被砸烂，
无辜的农民见了晴天，
满满的谷仓被打开，

分粮的农民心喜欢。
多少孩子齐跳跃，
多少老人喜泪连，
多少妇女抬起头，
多少奴隶握铁拳。
刘大帅站在树下正擦汗，
见刘七飞马到眼前：
“六哥啊，孔斋老贼没抓到，
弟兄们里里外外都搜遍啦！”
（白）“嗯？！溜啦！不要紧！
咱撒下天罗和地网，
不抓住老贼心不甘！
西边还有个文庙——大成殿，
走，快到那里去看看！”
这大成殿墙高一丈二，
两扇铁门堵得严。
刘七一见了气，
蹭，飞身跃起把墙翻！
哗拉一下子打开门，
起义军象潮水涌进庙里边。
前庭后院都查遍啦，
还不见孔斋老贼在哪边。
刘宠他心头更添三分火，
“砸！”大手一挥把令传！
刹时间乒乒乒乒一阵响，

大成殿滚滚起尘烟。
只砸得四大“高徒”嘴啃地，
只砸得十大“哲人”面朝天，
只砸得供品祭器满地滚，
只砸得碑牌匾额稀糊烂。
刘大帅使足浑身劲，
百斤重的香炉举在头上边，
照准孔老二泥像砸下去，
哐当当！“圣人”脑袋把家搬！
你说这孔老二泥像可真怪，
只听得“妈呀”一声叫的惨，
大家伙猛吃一惊抬头看：
嗯？！泥像里又一个脑袋往外钻：

（白）“哎哟，别，别砸啦，俺，俺出来……”

只见那黄瘦脸，又是灰，又是汗，
两条扫帚眉变成了一对大灰蚕！
刘大帅跨上一步高声问：

（白）“你是谁？”“我，我是孔圣……啊不不，
我是孔斋……”

说完话缩回头，从供桌底下往外钻。

（白）“孔斋抓住罗……”

一刹时大成殿内欢声起，
喜讯传遍了曲阜县，
四方的农民围上来，
要推翻孔府报仇冤！

看他们勾杆铁齿拿在手，
孔斋他丧魂落魄心发寒，
三角眼挤出几滴泪，
哆哆嗦嗦开了言：

“刘大帅，众乡亲，
做事不做绝，有事慢慢谈，
兄弟修书为求和，
这可是一片真心不虚言。”
弟兄们一旁心冒火，
骂一声：“孔斋老贼，你还想花言巧语欺骗咱，
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巧伪人，
口抹蜜糖腹藏剑！”

刘大帅冷笑一声开言道：

“孔斋！收起你的鬼算盘！
童大人兖州兵马要来到，
你岂能挂着白旗修书篇？
没我们这些穷苦人，
你哪来的高楼大屋和酒宴？
没我们这些穷苦人，
你怎能冬穿皮棉夏穿单？
是我们日晒雨淋流血汗，
昼夜织布又耕田！
你们是不劳而获的吸血鬼，
还拿着“圣人”、“王法”吓唬咱！
你们的仁义道德是吃人，

这张画皮该揭穿！
是你们逼得奴隶来造反，
把你们贪官劣绅，圣人皇帝，统统踩脚下，
为咱穷人报仇冤！
来人哪，把老贼押上断头台，
让他去见孔老二，去会他的老祖先！”
这老贼早已吓成了一滩泥，
有气无力的还叫唤：
“刑不上大夫，刑不上大夫，
你们休把圣旨天命来违反……”
刘七他一个箭步冲上去，
抓老贼就象拎个小鸡不费难，
还没等拖出大成殿，
孔斋就一命呜呼早玩完啦！
这时节，大成殿内外燃起了火，
叫那些唬人的匾额，吃人的地契，骗人的经书，害
人的刑具，统统都进火化灰烟！
刘大帅眼望此景心花放，
禁不住一股激情涌心间：
万恶的孔府被捣毁，
还有那残暴的王朝压在百姓头上边！
想到此，他暗下决心紧握拳，
催战马，率领千军冲向前。

（根据折斌同名故事改编）

洪秀全砸孔牌（快板书）

张克明 张国栋

夏日炎炎似烈火，
庄稼打卷树缩脖。
小路上走来人一个，
年龄就在三十多。
器宇轩昂大高个，
剑眉下，两只大眼光烁烁；
蓝长衫，青布鞋，
有一个粗布书兜腕上拖；
右手拿着一把芭蕉扇，
左手打伞把日光遮。
他就是教书的先生洪秀全，
顺小路直奔前边小村落。
这村落是他的家乡官禄堡，
回乡来，他要把反孔的道理来传播。
不多时来到小河边，
把旱伞放下就往地上搁。
捧一捧河水洗把脸，
转身上桥要过河。
忽听得后边有人喊：

(白) “洪先生!”

洪秀全听这声音好亲热。

啊，是一个小孩在牛身上坐，
两眼眯缝着笑呵呵。

(白) “水生，是你呀——
这些天你学习的怎么样？
到没到洪家祠堂去听课？”

小水生一听噘起了嘴，
眼泪差点出眼窝：

“四公说我的脚上有牛粪，
踩脏了祠堂，惹恼了圣人还了得。”

洪秀全一听心起火：

(白) “还是这一套，走！
跟我到祠堂去听课。”

洪秀全带领牛信水生进祠堂了，
这件事立即在村中起风波。

洪老四这个封建族长正在屋里坐，
跑来了大管家亚旺——细长脖：

(白) “四老爷，不好了——
洪秀全回来到祠堂去了，
水生这小子也拎着个泥腿坐书桌，
沾污了圣人祠堂已经够罪恶了，
洪秀全还大声大气地把圣人说……”

(白) “说圣人什么？”

“它……不敢说呀。”

“你他妈快说呀！”

“啊，说圣人是个伪君子，
假仁假义假道德……”

（白）“别说了！”

洪老四气的好悬背过气，
浑身上下直哆嗦：

“简，简直这是要造反，
这是伤天害理的大罪恶。”

他拎着个棍子奔祠堂，
没上台阶就听里边有人把话说：

（白）“……几千年来，朝朝代代都把孔
老二尊为至圣先师，其实，孔老二既非圣
人，也不是人之师表……”

洪老四跌跌邪邪冲进去，
棍子朝屋地胡乱戳：

“洪秀全你胆子可真不小，
你骂未卜先知的圣人还了得？”

秀全说：“要说未卜先知是骗人，
在匡地为什么被匡人围住车？

吓得他哆哆嗦嗦面如土，

他怎么没事先想到这场祸？

这种人连半个铜板都不值！”

只说得洪老四张口结舌咽唾沫。

洪秀全谈笑自若接着讲，

洪老四呆若木鸡没挪窝；

“在楚国有谁偷了羊，
他儿子要想揭发往外说。
孔老二认为是违背周礼，
儿子不该这样做，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那才叫做人的好品格。
颠倒是非怎么为师表？
纯粹是胡言乱语把人来迷惑！”
这时节只听有人“扑嗤”一声笑，
原来是水生听着解气乐的了不得。
洪老四揉揉眼睛看水生：
“你放牛娃子怎么好上这？”
洪秀全愤怒打断他的话：
“要说放牛我放过，
你当年为何请我来教书，
让我到祠堂里面讲又说？”
洪老四拿出孔老二的鬼腔调：
“唯上智下愚不移，教书你咋不懂得？”
“哼！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算什么智？
劳动者不种不织，他就得光着膀子带挨饿！”
（白）“你，你，你……”
洪老四憋红了脸皮要发作，
干望着孔子灵牌话难说。
他里拉歪邪滚回家，
坐在炕上还哆嗦。

叫亚旺把同族的古董全找来，
坐在桌旁想对策。
有的说，该把他抓来打一顿，
有的说，还是规劝为上策。
乌烟瘴气充满屋，
芭蕉蒲扇乱扇忽。
有一个扁脸家伙一抬手：
“我这个主意准凑合，
让洪秀全明天写副对，
给孔老圣人唱颂歌。
他若写了算服输，
他若不写也砸锅；
得罪了全族老和少，
他站不住脚就得挪挪窝。
这叫作一箭双雕锦囊计。”
洪老四忙说：“妙又妥！”
回过身来叫亚旺，
两个人叽叽喳喳咬耳朵，
这细长脖鬼鬼祟祟溜出去；
不多一时往回折。
说：“这真是一条好计策，
洪秀全低头认罪老实多了，
答应对联明晚上写，
保证满意又合辙。”
洪老四这才点头乐，

扁扁脸也得意的了不得。
第二天晚上祠堂里，
一幅幔帐遮供桌，
香烟缭绕灯光亮，
那庄严气氛没法说。
村民们都想看热闹，
祠堂外围的人挺多。
洪秀全站在供桌前，
眼看着长长的幔帐谁也不敢摸。
只有水生蹲在屋角生闷气，
埋怨秀全怎么答应这件活。
“快闪开！快闪开！”
细长脖咋咋呼呼紧吆喝。
洪老四摇摇晃晃到桌前，
先把棍子桌前戳。
又是咳嗽又清嗓子，
发一通又臭又长的瞎胡说。
什么至圣先师孔夫子，
什么大家要牢记仁义和道德。
最后还夸奖几句洪秀全，
说他知错能改还不错……
村民们早就不耐烦了，
孩子更急的没法说，
眼看人来的不少了，
洪老四这才上前把响头磕。

大家屏息静气望着他，
他伸手去把幔帐挪。
长幔帐一揭不要紧，
一看对联他吓得浑身起疙瘩。
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站不稳，
晃了几晃扶住了供桌，
只听有人高声念，
原来是一副白纸挽联贴两侧：
（白）“假仁假义何称万世师表，
 误国误民实乃千秋罪人。”
还有“堪笑腐儒”四个字，
端端正正算横额。
洪秀全大步跨到供桌前，
打翻香炉跳上桌，
顺势将孔老二的牌位连根拔，
然后转身向大伙：
“孔老二这个假圣人，
是个骗人的破烂货，
供他不能灭捐税，
供他不能免灾祸，
他叫我们受一辈子苦，
他叫我们听天由命任宰割。
这种东西留他有何用？
要当柴烧都不起火。”
村民越听越有理，

有的人点头来应和。

洪老四这时才醒过来，

忙喊：“赶快给我把他捉！”

细长脖慌手慌脚刚想上，

洪秀全高举木牌大声喝：

（白）“砸！”

吓得他赶紧往供桌底下缩。

只听“咔嚓”一声响，

把孔灵牌摔他七八折。

许多的蛀虫爬出来，

原来是块朽木糟烂货。

洪老四拖起灵牌哭又叫：

（白）“罪过呀，罪过……”

这时祠堂是一片叫好声，

好象那热水开了锅。

洪秀全站在高处大声喊：

“洪老四你跟孔老二差不多。

你吃人肉喝人血，

小心你的脑袋壳。”

说完话昂首挺胸扬长去，

村民们个个拍手乐。

水生乐得直拍脑袋瓜，

一个劲地猛吆喝：

（白）“砸孔牌罗！砸孔牌罗！……”

这就是洪秀全怒砸孔牌事一段，

七年后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英名千古贯山河。

孔丘其名（相声）

解放军空军某部 胡承志

- 甲 通过批林批孔运动，我们大家对孔丘的反革命面目，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乙 孔老二的丑恶嘴脸，老幼皆知。
- 甲 最近由于斗争的需要，我又研究了一些关于孔丘的历史资料。
- 乙 一定很有收获吧？
- 甲 首先，我发现孔丘的名字就很值得研究。
- 乙 姓孔名丘字仲尼，因为他排行第二，所以又叫孔老二。这有什么可研究的？
- 甲 其实他的名字还有很多。
- 乙 还有哪些呀？
- 甲 什么“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什么“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统称为“孔夫子”。
- 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
- 甲 这是历代反动派对他的吹捧。
- 乙 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家鲁迅说得好：“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劳动人民从来不买这个账。
- 甲 劳动人民则反其道而行之，因此给他起的名字也截然不

同。

乙 劳动人民是怎么说的？

甲 早在两千多年前，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就曾满怀革命义愤，痛斥孔老二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吸血鬼，是“作言造语，妄称文武”的“巧伪人”，是妄图开历史倒车的罪大恶极的“盗丘”！骂得孔老二丧魂落魄而逃。

乙 骂得痛快！这才是说出了孔老二的反动实质。

甲 孔老二这个家伙，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恰似撼树之蚍蜉，挡车之螳螂。专搞复古倒退，一生罪恶昭彰，他是满脑子糟粕，满肚子秕糠，一点真才实学也没有。

乙 孔学名高实秕糠嘛。

甲 所以“夫子”二字应改为“麸子”。

乙 噢，是应该叫他“孔秕糠”。

甲 通过对孔老二的一生言行的研究和归纳，他还有一个“大名儿”，四个“小名儿”。

乙 大名儿是——

甲 “复辟狂”。

乙 小名儿？

甲 “猪不吃”、“骗子手”、“两面派”、“丧家狗”。

乙 满合辙。

甲 不但合辙，而且合理，有根据。

乙 先说说他的大名儿。

甲 孔老二，家住山东曲阜县，于春秋末期出生在一个没落

的奴隶主贵族家庭。当时，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腐朽的奴隶制在奴隶们千百次起义的猛烈冲击下，如风前烛、瓦上霜。

乙 连西周奴隶制的总代表——周天子，也已经徒有虚名，没人理会了。

甲 由于阶级的衰亡和家庭的没落，孔老二对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革命形势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咬牙切齿地写下了四个黑色的大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乙 哪四个字？

甲 “克己复礼”。

乙 他这是立志与人民为敌，要夺回失去的天堂，为维护西周奴隶制卖命。

甲 他疯狂地向往已经僵死的奴隶制度，连睡觉都梦见周公。可是对新生事物，他看见就不顺眼，听着就不顺气，整天咬牙切齿，闷闷不乐。

乙 他不甘心于旧制度的灭亡嘛。

甲 可他也有高兴的时候。

乙 什么时候？

甲 谁家要是一办婚事或丧事，他就乐了。

乙 那他乐什么？

甲 他们家有个祖传的西周大喇叭。

乙 对呀，他小的时候当过吹鼓手。

甲 他操起喇叭，闯进人家屋里就吹。“哇哩呜哩哇，哇——”

乙 这是什么调儿哇！

甲 “奴隶制度招魂曲” “倒退复辟咏叹调” “哇！——”

乙 得得，太难听啦！

甲 不管人家爱听不爱听，他先借机会过过行西周婚丧之礼的瘾。“哇！——”

乙 别吹啦！要是没有办婚丧之事的呢？

甲 他在家摆上小碗、小盘、破茶壶之类的破烂儿，只听“咕咚！”“咣！咣！咣”

乙 这“咕咚”？

甲 跪倒在地。

乙 “咣！咣！”？

甲 磕头礼拜。

乙 嗨！那脑袋受的了嘛！

甲 他那脑袋跟别人的不一样。

乙 怎么不一样。

甲 你没听说，孔老二的脑袋是花岗岩的嘛。

乙 是啊！可他干嘛练这个？

甲 他用这些小东西当祭器，练习向他的贵族祖宗行礼，拚命学习周朝礼乐和文武之道，好实现他开历史倒车的志愿。

乙 真是白日做梦！

甲 他梦想复辟，到处钻营，巴结权势，想一步步爬上政治舞台。一直到二十六、七岁，总算当了两回官儿。

乙 什么官儿！

甲 一回是“乘田”，一回是“委吏”。就是管牛羊和管仓库的。

乙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能喂牛吗？

甲 孔老二喂的牛有个特点。

乙 什么特点？

甲 别人喂的牛拉车往前走。

乙 他呢？

甲 他坐在车上，拚命打着那牛往后倒。

“溜！溜！溜！——”

乙 他这是要往哪儿倒哇！

甲 “西周！”

乙 这不是精神病嘛！

甲 如果给他号号脉，他这种“精神病”应该属于什么类型呢？

乙 属于“复辟狂”型的“政治精神分裂症。”

甲 所以他的大名儿叫“复辟狂”。

乙 对。这大名儿，是根据他的政治立场定的。还有小名儿呢？

甲 小名儿也是一个一个经过研究确定的。

乙 噢，那你先说说“猪不吃”。

甲 吹喇叭、管牛羊之类的小差使不能满足孔老二的野心，于是在当时私学大兴的情况下，他凭着敏锐的反革命嗅觉，窥测方向，找到了一条复辟捷径。

乙 什么捷径？

甲 聚众讲学。

乙 噢，教书。

甲 书？没书。他美其名曰：“述而不作”，一辈子连半本

书也没写出来。

乙 是啊！我看他不能教书，却可以“喂猪”。

甲 你怎么知道？

乙 他那儿有一肚子糠哪！

甲 不行，喂猪也不行。

乙 他不是“孔秕糠”吗？

甲 是啊，他那“糠”上净“孔儿”，全糟了，猪吃了跑肚。

乙 连猪都不吃啊！

甲 所以他的第一个小名儿叫“猪不吃”嘛。

乙 噢，（指甲）我替他说出来啦。

甲 凡是搞复辟的人，不但要变成“猪不吃”，而且要变成狗屎堆！

乙 有道理。“骗子手”呢？

甲 孔老二办教育是假，搞复辟是真。在他看来，抓住教育这块阵地，既可以纠集复辟力量，又可以骗取教育家的声名。当官“为政”开倒车，岂不指日可望了嘛。

乙 想得倒挺美。

甲 于是他在他家后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儿。

乙 干嘛不贴正门上啊？

甲 他们家没正门。

乙 噢，专走“邪门儿”啊！这对联儿怎么写的？

甲 上联写：“交十条干肉者皆吾徒也”。

乙 这是说给少了钱他不教。下联儿？

甲 下联是：“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乙 这也不对仗啊。

甲 他不管那个，他就知道读书为了做官儿。

乙 嗯，上联加下联等于“财迷”加“官迷”。横批？

甲 “克己复礼”。

乙 时刻不忘复辟。

甲 这就是他的宗旨。从此孔老二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整天向学生们灌输“礼乐”“仁义”这些陈腐不堪、反动透顶的奴隶主阶级的旧文化。可这些东西，他自己并不实行。

乙 醉翁之意不在酒嘛。

甲 后来有一个学生叫子贡的，也看出名堂来了。

乙 噢，子贡。孔老二的得意门生。

甲 他投奔孔老二，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做笔一本万利的好生意。可这位老师满口“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的高调儿，子贡越听越不对心思。后来他一琢磨老师家门上那副对联儿，不由连连点头，觉得心明白了。

乙 明白什么了呀？

甲 老师骨子里也不过是想升官发财呀……。”

乙 完全正确。

甲 子贡想试试自己的眼力。一天他来到孔老二面前说：
“假如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高价卖给他呢？”

乙 孔老二怎么回答的？

甲 “卖掉它！卖掉它！我就是正等着肯出大价钱的买主哪！”

乙 嚯，好象他真得着那块美玉似的。

甲 其实“固穷”也好，“安贫”也罢，无非是告诫没落的贵族们不要丧失维护奴隶制的反动立场。同时也是孔老二骗取信任，以便升官发财开倒车的一种尺蠖“屈伸”法和栖身“韬晦”术。

乙 是啊，反革命分子总是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

甲 后来，孔老二参加了一次反革命政变。

乙 噢，他也搞过政变！

甲 他要帮助鲁国的公山不狃推翻新兴的地主阶级季桓子的统治。孔老二拚命煽阴风，点鬼火，在阴暗的角落里积极策划，精心炮制了一个反革命复辟的行动纲领。

乙 成功了？

甲 失败了。

乙 搞倒退没有不失败的。

甲 孔老二立刻摇身一变，隐瞒了自己参与政变的罪行，还把一个已经暴露的政变头目骂了几句。用这种卑鄙的手法欺骗了季桓子，蒙混过关，滑了过去。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居然骗取了信任，用“钻进去”的战术在鲁国窃取了要职。

乙 孔老二真是个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

甲 噢，这就是他的第二个小名儿——骗子手。

乙 得，（指甲）我又替他说了。这回我得让他自己说。哎，孔老二在鲁国当的什么官儿啊？

甲 先当都宰。

乙 噢，鲁国首都曲阜市市长。官儿不小。

甲 后当司空。

乙 工程部长，升了。

甲 再当司寇。

乙 司法部长，又升了。

甲 不光当司寇，还代理了宰相职务。

乙 嗨！他爬得可真快呀！

甲 孔老二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立刻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疯狂推行他的“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路线。为了打击进步势力，围剿新生事物，镇压革命，他决定先从自己的政敌少正卯开刀！

乙 少正卯？那是法家的先驱，是当时著名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是影响很大的革新派人士啊！

甲 孔老二的逻辑是：革新无理，革命有罪。他面带冷笑，咬牙切齿，心中暗道：“少正卯哇少正卯，想当年我在鲁国讲学，你竟敢跟我唱对台戏，把我的课堂弄得个三盈三虚。要不是颜回这块木头疙瘩不敢跑，你真要让我朝着板凳讲课啦！”

乙 可见少正卯宣传革新思想，当时很受群众的拥护和欢迎。

甲 “嘿嘿！少正卯不除，我儒家之复辟大业焉存！来人哪！”

乙 干什么？

甲 “把少正卯给我抓来！”

乙 孔老二要下毒手！

甲 是啊，当时孔老二迫不及待地给少正卯捏造了五条莫须有的罪名，利用他所篡夺的权力下了一道命令：“此小

人之杰雄也，不可不诛也！”推出午门就给杀了。

乙 这孔老二成天喊：“仁者爱人”，可是他上台不久就动手杀人，真是阴险毒辣，两面三刀的家伙。

甲 对，所以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两面派嘛！

乙 好嘛，又叫我替他说了。那第四个小名儿呢？

甲 孔老二杀害少正卯的双手血迹未干，他又去扒城墙。

乙 扒城墙？

甲 他为了复辟鲁君森严的奴隶制统治，下令把三股新兴封建势力的军事据点的城墙立即拆毁。这就叫“堕三都”。

乙 就是扒三座城的城墙。

甲 孔老二好景不长。司寇干了不到三个月，“堕三都”还有一“都”的城墙没倒呢，他先倒了。

乙 被人家拉下马了。

甲 孔老二贼心不死，决定带着他的几个弟子周游列国，妄想改换门庭，另找靠山。

乙 继续推行他的复辟路线。

甲 孔老二坐着破车，在风雨之中摇晃着一面“克己复礼”的黑旗，几乎走遍了当时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他到处游说，贩卖维护奴隶制的谬论；到处自卖自夸，指望重新“掌权”，开倒车。可当时是天下大乱，到了哪儿也没有孔老二的立足之地。

乙 谁都不理睬这个吹鼓手。

甲 一路上孔老二掉了膘，坐在简陋的破车上，把孔老二给饿的呀，一个坎儿一咧嘴，一个沟一龇牙。

乙 他咋这个形象啊！

甲 这天，好容易又转到了陈国住下了。孔老二没精打采的蹲在板凳上缓气。

乙 有板凳他干嘛不坐着呀？

甲 蹴出坐疮来啦。他一边缓气，一边托着心口，一边嚼着生蒜。

乙 这什么毛病？

甲 肚子蹴泻汤了。

乙 快成棺材瓢子啦。

甲 这时候，忽然听说鲁国的使者来了。

乙 噢，就是孔老二当过几天司寇的那个鲁国吧？

甲 是啊。孔老二喜出望外，心里想：这回肯定是要请我回去官复原职，说不定，还要更加飞黄腾达哩……嗯！我那儿还有一堵城墙没扒完哪！

乙 念念不忘扼杀新生事物。

甲 想到这儿，他坐疮也不疼了，肚子里也不响了，顿觉健如猫虎，“噌——”

乙 怎么回事？

甲 蹦起来，撒腿就跑。跑了几步，又站住了。

乙 干嘛不跑了？

甲 他手里还举着一头烂蒜哪！

乙 都乐糊涂啦！

甲 孔老二忙把大蒜装兜里。

乙 孔老二可真会装蒜！

甲 这时候鲁国的使者也到了。孔老二连忙把佝偻腰一挺，装出一副“圣贤”的姿态，清了清嗓子：“嗯——吞！”

乙 八成拿蒜噎住了。

甲 哪儿呀！圣人咳嗽不能跟凡人一样，得有身份。那是告诉人家：孔圣人在这儿哪，你可别认错了人。“嗯——吞！”“嗯——吞！……”

乙 干嘛老咳嗽呀？

甲 人家根本没理他。

乙 不是来找他的嘛。

甲 哪儿啊，人家这次是专程来找他的学生再求的。

乙 得，猴吃麻花儿——满拧！

甲 孔老二一听，真好象刚打足气的皮球又扎了一个眼儿：“噢儿！——”

乙 晕过去啦！

甲 学生们可乱套了：捶背的、透腿儿的、叫魂的、灌水儿的，还有在那卡巴嘴儿的。

乙 全吓傻啦！

甲 忙了半天，孔老二才缓过气来。学生们赶紧把他抬上那辆破车，溜出了陈国。

乙 再不走，又该挨轰了。

甲 在周游列国几十年的过程中，孔老二天天搞复辟，处处碰壁。

乙 在卫国，

甲 两次被逐；

乙 在齐、宋，

甲 险些被杀；

乙 在陈、蔡，

甲 几乎饿死。在老百姓那里，孔老二遭白眼，挨奚落，受围攻，更是家常便饭。匡城的老百姓就曾经把他包围了五天，使他差点儿丧命。总之种田的、背筐的、守门的都对他群起而攻之。

乙 真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甲 连他的几个得意的弟子，也对他那一套发生了怀疑，产生了动摇。孔老二哀叹：“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我就要坐上木筏到海外去，能跟随我的，大概只有子路一个人了……。”

乙 这是他推行反革命复辟路线的必然结果。

甲 天下之大，竟无孔老二的立足之地。

乙 真是“累累若丧家狗”哇！

甲 “丧家狗”就是孔老二的第四个小名儿。

乙 合着全让我说啦。

甲 不光你我，而且每一个拥护革命，主张前进，反对倒退的人，都必然会这么说。孔老二在六十多岁的时候，不得不拖着老而不死的病体，厚着脸皮回到他的老家鲁国。他哆哩哆嗦地来到他家门口，把那幅旧对联儿又重重地描了一遍，特别是“克己复礼”四个字，描得更粗，更黑了。

乙 他又打什么鬼主意了？

甲 他决心在晚年死守教育阵地，要为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培养接班人，把“克己复礼”的梦想寄托在下一代。

乙 真是个死不悔改的复辟狂啊！

甲 历代的反动派，对孔老二的这种反革命立场也是心领神

会的。

乙 所以他们总要喋喋不休地吹捧孔老二，把他作为维护旧制度的“护法神”和搞反革命复辟的“敲门砖”。

甲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乙 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甲 孔老二也只能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最后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见周公去了。

乙 早就该死！

甲 孔老二已经死了两千多年啦，可他反动的阴魂不散，复辟的野心没死。现已查明，两千多年来，他那些徒子徒孙都抱着这具僵尸，梦想复辟。

乙 都有谁呀？

甲 主要有：孟子，

乙 孟轲。

甲 董子，

乙 董仲舒。

甲 朱子，

乙 朱熹。

甲 袁子，

乙 袁世凯。

甲 总之，他们都是骗子。

乙 对，他们都是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还有吗？

甲 还有蒋子，

乙 “浆子”？

甲 而且是块臭“浆子”，现在还在我国台湾省散发臭气哩。

乙 噢，是人民公敌蒋介石呀。

甲 还有刘子。

乙 “瘤子”？

甲 而且是个潜伏期很长的大“毒瘤儿”。

乙 噢……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

甲 对了，还有“柿子”。

乙 怎么又出了个“柿子”啊？

甲 林彪不是在温都尔汗摔成“烂柿子”了嘛！

乙 对。这是一切复辟狂的必然下场！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柳下跖痛骂孔老二 (曲艺集)

作者 =

页数 = 42

SS号 = 10780934

出版日期 = 1974年09月第1版

目录

录

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快板书）

怒捣大成殿（快板书）

洪秀全砸孔牌（快板书）

孔丘其名（相声）